

> 地理

穿越红河密林,追寻恐龙时代的“隐士”

□ 赵俊峰

在恐龙称霸世界的时代,有一种原始的种子植物与恐龙并驾统治着宇宙里这颗蓝色的星球。后来,恐龙灭绝了,但这种古老的、用一种金属命名的植物——多歧苏铁,却顽强地生存至今,大约“隐姓埋名”两亿年。它们静静地生长在滇南红河流域海拔250米至1000米的董棕树群落、茶条树群落以及光叶大蒜树等植物群落里,仿佛是谦谦君子,与世无争。

1996年5月2日,编号1996-7的苏铁特种邮票问世,共4枚,总面值310分:第一枚为20分的“苏铁”;第二枚为20分的“攀枝花苏铁”;第三枚为40分的“篦齿苏铁”;第四枚230分,就是在那个旧市蔓耗镇热带雨林里发现的多歧苏铁。

1993年7月5日至9日,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第三届苏铁国际生物学会议在这里召开。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会上进行着“白刃战”——竞争着下一届苏铁国际生物学会议的举办权。参加第三届苏铁国际生物学会议的中国代表、中国科学院教授陈家瑞,也毫不犹豫递交了中国主办第四届苏铁国际生物学会议的提案。陈家瑞一言既出,掷地有声:“如果大家都投中国的票,下届会址定在中国的攀枝花市,我们保证在会议上拿出一个新的苏铁品种!”

申办成功了!第四届苏铁国际生物学会议定于1996年5月1日在中国四川攀枝花召开。可是,真的要找到一

个新的苏铁品种,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20世纪90年代初,个旧市蔓耗镇的一个壮族男子,经常穿越绿水河的原始森林。这片山地河谷的林子,充满了热带阳光的热烈和雨水的充沛,那湿漉漉的空气里,抓一把土几乎都可以捏出水来——这是苏铁的天堂。然而,这名壮族男子对这些植物的感性认识充满了孩子般的热爱,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些看上去像放大版蕨菜的植物有多么与众不同。

一个偶然的机 会,云南省林业学校的税玉民老师来了,他们一起进入雨林。这名壮族男子由一陡坎处向上攀登,当右手抓住一株拳头粗的植物时,竟然被上面的钩刺将手划出了血。壮族男子回望这株植物,有些似曾相识,于是他将其撬起来,装进了搜集标本的牛仔包里。当晚,一位叫黄素华的教授来看望他们,随手捡起了置于墙角的这株植物。端详良久,黄素华说:“这可能是本地的一个宝啊!”“我有个同学叫陈家瑞,曾到云南寻找一个苏铁新品种,能不能把这株植物给我,拿到北京请他鉴定?”

发现这株植物的壮族男子,就是后来担任中国苏铁协会理事的廖国清。

陈家瑞见到了这株来自个旧市蔓耗镇绿水河热带雨林的植物,大喜过望:“我要找的,就是这东西!”

随后,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批示:“国家环保部

门、国家植物研究所,你们要做好调研以及保护红河苏铁的工作。”

于是,陈家瑞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同志来到蔓耗镇,骑着几匹骡马上山,走进了这片神奇的热带雨林。陈家瑞真不敢相信,在这里竟然看到了羽叶发达、树冠美丽的广东苏铁——在第三届苏铁国际生物学会议上,他还与澳大利亚皇家科学院的一个教授共同宣布,广东苏铁已经在世界上绝迹了呢!令陈家瑞振奋的是,在绿水河热带雨林里,共发现叉叶苏铁、滇南苏铁、燕尾苏铁3种野生苏铁与宛如仙鹤展翅的新品种苏铁共生于一个区域内,不仅打破了学术界认定的一个地区只能出现一个苏铁野生群落品种的定论,也为人类研究苏铁、古气候、古地质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1996年第2期《植物杂志》上,陈家瑞教授把廖国清发现的这一苏铁新品种命名为“多歧苏铁”,称其“生境更似古苏铁生境”,“成了研究苏铁及种子植物起源及系统演化以及植物区系的关键物种”。

在第四届苏铁国际生物学会议上,多歧苏铁揭开了神秘面纱,一种穿越亿万 年时空的力量征服了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

发现多歧苏铁的廖国清,至今收藏着《苏铁》邮票设计者曾孝濂为他亲笔签发的《苏铁》首日封等珍贵的邮品,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对一位发现者的尊重。

> 闲话

茶摊

□ 李清

茶是中国人自古就离不开的饮料。有句话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喝茶可以在茶楼里喝,也可以在家里冲泡,现在不少单位领导的办公室里也常摆着茶具,有来客时烧水,请客人品茗聊天。可在我心里,最难忘的还是过去家乡小镇上的茶摊。

小时候家乡的小镇不大,只有两条街。河岸边的那条街上除了供销社门市部,就是些零散的小摊。平时摊也少,但粮站在河边,一到夏收或者秋收的时候,就变得热闹起来。农人们撑着船装着粮食来卖,太阳晒得人头晕,一个个又累又渴。卖粮的间隙,或者是粮食卖完了,不少人就会走到茶摊前,买杯茶解解渴。

摆茶摊的多是老奶奶,一个小小的炉子上,水壶咕嘟咕嘟烧着开水,旁边放张小桌子和几个小矮凳。桌子上摆着几个玻璃杯,里面泡好了茶。那茶叶多是些劣质的,要么就是好茶叶的碎末。杯子上面会盖一块玻璃片,怕有灰尘或者小虫子落进去。一杯茶几分钱,农人们买了茶,有的咕噜噜几口就喝光了,也有不着急的,坐下来慢慢喝,望着河里的船来船往,或者跟旁边的人聊几句家常,说些今年的收成,

家里的琐事。

小时候我总纳闷,农人们平时过日子都很节省,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怎么会舍得花钱买茶喝呢?后来慢慢想,大概有两个缘故。一是出门卖粮太匆忙,家里的活儿又多,没顾上提前装水带在身上;二是过去在乡下,要么过节时用瓷杯喝茶,日常就用搪瓷缸子或者水瓢从水缸里舀凉水喝,没有随身带杯子的习惯。到了粮站这儿,渴得实在受不了,只能到茶摊买杯茶。小小的茶摊让他们补充了水分,也能歇口气,缓一缓累得发僵的身子。

古代茶摊很常见。通往一些山上寺庙的路上,会有人摆免费的茶摊,给上香的香客们解渴休息。《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里,就写过路边的茶坊。书里说“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座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这茶坊不光是喝茶的地方,也是赶路的人歇脚、交流讯息的去处。

北京过去有“大碗茶”,也就是茶摊,现在很少能见到了。有些旅游区特意摆了大碗茶的摊子,想让游客体验一下过去的风情,可光顾

的人并不多,怕不卫生。再说现在大家出门要么随身带着水杯,要么随手就能买瓶饮料或纯净水,选择多,也省事。

但茶摊那种独特的风情,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几个人凑在一起,不用急着赶路,不用想着做事,就那么坐着喝杯茶,聊聊天,很自在。我去过广州,那儿有很多糖水店,卖各种各样的糖水,甜丝丝的,有人累了就进去坐一会儿,喝碗糖水歇一歇,有点像过去的茶摊,可细细想,又不完全一样,糖水店的花样更多,少了点茶摊的简单。

成都是个特别会享受生活的城市,很多市民整天泡在茶馆里消磨时间,谈事情也常约在茶馆。而成都的茶馆不是都那么讲究、优雅,不少茶摊就摆在路边,放两张竹椅,客人一人来一碗盖碗茶,坐在那儿聊着闲天,晒晒太阳,惬意得很,好像时间都慢下来了,倒有几分过去茶摊的味道。

沈从文的《边城》里,写弄渡船的 老人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就慷慨奉赠,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走在街上,看着手里拿着的瓶装饮料,常会突然想起沈从文的作品,也想起家乡过去简单的茶摊。

> 杂记

家有笨狗“黑蛋儿”

□ 刘继红

黑蛋儿,是我结婚后养的第二条家犬。

在它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叫虎虎的狼狗,虎虎勇猛矫健又聪明灵敏,素质极高:爱干净,会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不是放进自己食盆中的食物,一概不吃。从不乱叨乱抓,对院子里的一切物件秋毫无犯,我们种的菜,晾的衣服,孩子的玩具……虎虎没有逾矩碰过一下。虎虎卒于十五岁,在犬类中应该算得上高寿了。

虎虎走后,朋友送来一只半大的土狗,因毛色乌黑,得名“黑蛋儿”。比起颇具贵族气质的虎虎,黑蛋儿有点像个憨直的乡村大姐,老实笨拙,没心没肺。因为有优秀的虎虎榜样在先,黑蛋儿初来我家时没少被嫌弃,它长着土肥圆的体型,四肢粗短,一眼望去就是只笨狗。

跟虎虎的自律相反,黑蛋儿啥东西都喜欢抓抓咬咬,给它弄个棉垫子,没过两天就连撕带挠弄成了破布条。它还有个怪癖,没事时爱刨土挖洞,然后把吃不完的食物藏进去。狗窝附近那一小片裸露的空地,被它刨得一片狼藉。

有一次,我用肉汤给它煮了面条,弄得有点多,它只吃了一半,然后就嘴爪共用疯狂刨土,把半盆面条埋了起来。我看得瞠目结舌,爱人说,估计是它小时候挨饿挨怕了,形成的条件反射,多了的食物总想藏起来。这股没出息的小家子气,很是招人瞧不起。于是大家少不了怀念起虎虎,人家那才叫行止有度,训练有素。

不过很快,黑蛋儿的优点就显现出来,它皮实,从不挑食,比虎虎好养太多。以前喂虎虎,简直跟伺候个大爷似的,肉得切小块,玉米棒子要脱粒,哪怕是馒头饺子之类,也需掰碎了浇些汤汁才肯下嘴。而喂黑蛋儿就省事多了,凡能充饥的食物来者不拒。整个玉米棒子扔给它,立马欢天喜地扑过去,尾巴能摇成一朵花。它用前爪摀住一通大啃,一会儿工夫就剩一根光秃秃的玉米芯子了。

鉴于黑蛋儿如此好养,我们在喂它时几乎没用过什么心思,随便什么剩饭一倒了事,有时候实在没什么给它吃,我试着舀一杯猫粮倒进食盆,它居然也咯嗒咯嗒嚼得挺带劲。

黑蛋儿在我家度过了十三个年头,今年开春后的一天,这个小吃货,忽然变得蔫蔫的,连最爱的肉骨头也不闻一下了。我们请来兽医给它打了针,可是收效甚微,接下来的几天,它都静静地蜷在窝里,很少动弹。那天,我上班前先过去看黑蛋儿,它挣扎着仰起头,边摇着尾巴,边用它那黑黑亮亮的眼睛温顺地看着我。

唉,这是怎样一双让人不忍直视的眼睛啊,澄澈、安静、温情脉脉、恋恋不舍……我抚着黑蛋儿毛茸茸的脑袋,和它静静地对视着,它一动不动,我屏息凝神,世界是如此宁静。不会说话的黑蛋儿,眼神里分明有太多的感情在激荡流淌,有温柔,有信赖,有依恋,有渴望,有它要留给这世界无法言说的万语千言……

我们对望着,蓦地,从黑蛋儿乌溜溜的眼睛里,涌出两滴大大的晶莹剔透的水珠,接连不断的水珠涌啊涌,淌成了两道无声的溪流……它哭了!这至真至纯的两行泪,让我的心承受了重重的一击,大家眼中笨拙皮实、憨直贪吃的黑蛋儿,其实是多么富有灵性!

第二天,黑蛋儿静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原来,它那双温顺的黑眼睛里,流下的是告别的泪……